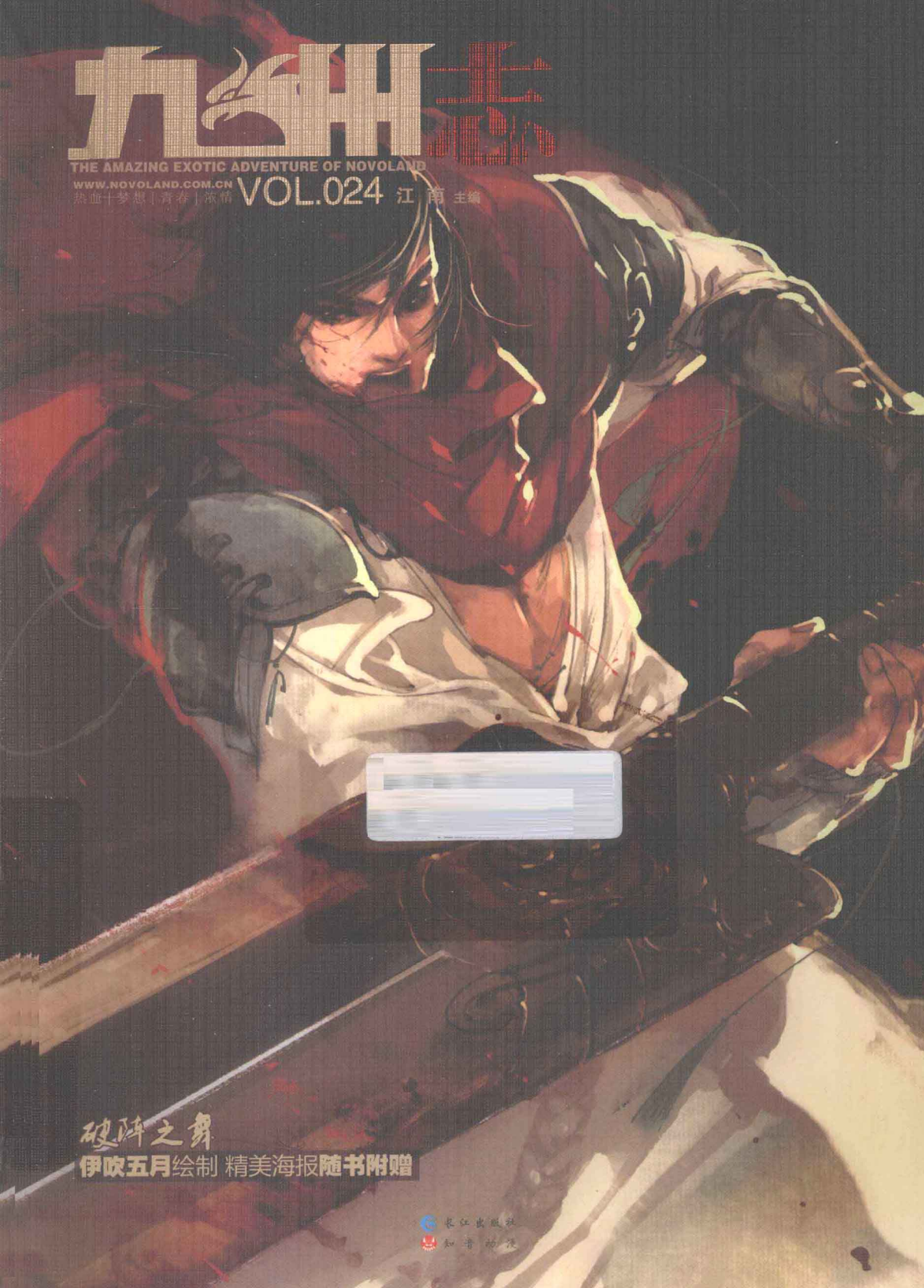


九州志

THE AMAZING EXOTIC ADVENTURE OF NOVOLAND

WWW.NOVOLAND.COM.CN

热血+梦想+青春+激情 VOL.024 江南 主编



破阵之舞

伊吹五月绘制 精美海报随书附赠

地理志

異鬼恠譚

VIII

Illustrated by ILMU & KIRIT

Fantastical November VII



地理志

異魁恠譚

VIII

Fantastical Novemer of VIII

Illustrated by JEFFREY A. BROWN





Illustrated by 蚂蚁

帝都七锁钥III

唐兀关和古戈壁

缘起 ORIGIN

历史上的霸主，凡是挑战过殇阳关的，都付出了流血漂橹的代价，一战十万殇阳血，这足以证明殇阳关的雄伟和险要。但是从排名上说，殇阳关只能排上第二位，而且绝不是屈居。真正的“东陆第一雄关”，从来没有被征服过，当之无愧的第一雄关是天启的北钥——唐兀关。

唐兀关之险，泰半都在古戈壁上。站在唐兀关上，城墙以南就是淳国到天启的天险——古戈壁，沙漠荒芜，没有水源也没有绿洲，有的只是流沙一类的恶劣地形，无尽的风沙，和能将人的体力消耗殆尽的日夜温差。绕过古戈壁就意味着要走过半个中州。而戈壁周边唯一的泉眼在唐兀关里，所有试图从南面染指唐兀关的企图都是荒唐的。

沙漠与天启盆地接壤的一线被唐兀山横亘，只有极狭的山谷南北贯通，唐兀关依峡谷而修建，架在山口上，高耸于戈壁之间，如插入苍天之利剑，永不陷落。唐兀关两侧山峰极其陡峭，无法攀援，如果不放下吊索，就是一个断壁，而唯一能驱动吊索的轮轴都在侧门上。关城雄踞峡谷顶，距离地面有十五丈以上，箭楼凸出于城门前，周围峭壁尽数在箭楼射程以内。再加上唐兀关城内可常驻五千人，如依靠关隘，可供给万人驻扎。这让这座寂寞的雄关变得更难被攻破。天下第一的雄关，镇守着天启北端，等着烽火的燃起。

历史 HISTORY

世上流传的所有兵书，在唐兀关评判上达成了空前绝后的一致：唐兀关是不可能被攻破的，就算是付出几倍的牺牲也无法尝到一点甜头。可是官方说法中越是确定的判断，就越会受到野史轶闻的挑战，说书先生们倒是很愿意讲唐兀关被攻破的故事，即使并不与事实相符。其中最夸张的版本当属“丑虎单骑取唐兀”，讲的是华烨仅靠一人之力，斩将夺关的事迹。

真实的历史当然不是这样的。别说丑虎，就是风炎时期被奉为军神的苏瑾深，仅仅是“闯进”而不是“夺取”白夜城，就已经成为传说了。那靠的还是苏氏的暗杀术，丑虎是堂堂正正的战阵之将，又哪里会这个？

后来的淳国风虎都指挥使“虎神”华烨，在那时还只是个刚刚升起的新星，在淳国都算不上第一号人物，更没有胤末东陆四大名将的头衔。当时淳国国主敖太昊麾下，真正掌权的是一文一武两位重臣，萧元礼和梁秋颂，而且这两人谁都容不下谁。这种针锋相对的局面为华烨的威名埋下了足够的伏笔。

终于，一场风寒吹散了国主敖太昊最后的生命力，他没有子嗣，唯一能够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敖太泉，勇猛有余却机变不足，无论如何委托，都不能保证这天底下稳妥。他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梁秋颂、华烨、萧元礼叫到近前，嘱托他们三个人团结起来支撑淳国。

但是，萧元礼起兵反叛了，带着跟随他的八千风虎和十多名将军开向唐兀关。华烨受新国主敖太泉之托，带着一千风虎赶去平叛。这是一场没有交锋的完胜，华烨看出萧元礼的目的地是唐兀关，以五百风虎拖住他的脚步，让他不能以最快速度行军，自己则带着另外五百风虎直线奔向了唐兀关。

名将之风如华烨，要想攻下唐兀关也要付出多倍伤亡，但是华烨却做到了兵不刃血。因为与他同往唐兀关的除了五百风虎，还有淳国国主赐予的一半虎符。他名

正言顺地获取了指挥权，然后守株待兔，逮捕了叛乱的箫元礼。“虎神”之名因此传开。

这实在算不上是“攻破”的取关之战，也并没有折损唐兀关“无人可破”的名声。但后世却有这样的评说，果断判断出箫元礼的意图后直取唐兀关，并且放弃了直接冲突，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淳国风虎不受损伤。以战略的眼光决胜战场之外，以仁慈之心保全士卒性命，这才是真正的名将之风。

另一位曾经在唐兀关下战斗的霸主，是青阳虎豹国武昭公，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

大燹神武三年五月，青阳过虎豹铁禁卫越过了天拓海峡，那是堪称东陆与北陆之间发生的最危险的边境冲突。在东陆人的记忆中，有过胤仁帝屈服于北陆强悍的骑兵，和亲纳币的屈辱时代，也有过胤武帝振奋威武，两次北征的英雄时代。可是超过五十年，东陆和北陆的精英兵团未曾有过真正的对抗。双方的手中都握着血腥的屠刀，只是谁也无法断言对方的实力，不敢轻易挑动新一轮的征伐。

但是这一次，在新的帝国——燹帝国尚未确立其地位的紧要关头。蛮族的大君，青阳武昭公，吕归尘·阿苏勒·帕苏尔，亲自带着蛮族男儿越过了边境线。在臣子们的一致力谏下，羽烈皇帝，天驱军团大都护姬野亲自率领铁屠屠重骑兵部和三万轻甲精骑北上，双方决战于中州唐兀关前。

这场战役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东陆斩杀骑兵七千余人，俘获战马三千五百余匹，军械和兵器更不必说。只是东陆一方的状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何况青阳国仍有余力，有两万两千骑兵尚未调动，各备战马两匹。这样的战力在东陆第一雄关唐兀关下，已经是进退两难，但是仍能让东陆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第一次决战之后，所有兵士都感受到了空前的压迫，这场恶战恐怕会带来惨痛的死伤，也许在三天后的交锋中，就要用自己的血来灌溉唐兀关外的戈壁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交锋之前，青阳国主吕归尘率领残余的人马撤退。

青阳武昭公吕归尘乘船北渡之后，吕归尘亲自在海边立下铁碑，禁止蛮族武士越过海峡侵略东陆人的土地。而羽烈皇帝姬野也并不追击，一个月后，他回到了帝都天启下了“缄口令”：有敢议北征者，当庭杖杀。

没有胜败记录，没有缔结任何书面合约，唐兀关外的决战成了历史上最难解的谜团。

不论真相如何，蛮族骑兵的退却，都昭示着唐兀关的胜利。称号第一的关隘，从来都不是为了被征服而存在的，它在夕阳中投下巍峨的影子，宣告着通向天启的门户，有一扇永远不会敞开。

狮子王赢无翳、碎国天秦婴、羽烈王姬野，这些在东陆历史上余威不灭的霸主，都没有向唐兀关发起过挑战，即便是蔷薇皇帝白胤，也只对殇阳关发起过进攻。这或许在冥冥之中透露了——对于一位洞察天下的英雄来说，舍弃这座不可能被攻破的关卡，才是称霸的必要条件。

驼铃 CAMEL BELL

唐兀关的不败之名，让守卫工作更像是象征性的过程，没什么战术责任感。那万里曾经这样描述过古戈壁，“行终日之内，山无一寸木，地不产粟，砂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驼携水以行”，就是说这里地势险恶，堪为帝都西侧的天险。本来用骆驼带着水穿过戈壁，只对那万里这样的旅行家才能奏效。从行军的层面考虑，辎重粮草的负担让他们的驼队壮大了很多倍，更别提那些多出来的骆驼又需要补给。通过古戈壁，是最不可能也最不实惠的一条路线，更重要的是，常人的意志坚忍程度，根本不足以支撑沙漠中的跋涉。

连蛮子南下的时候都选择了泇水一线，不敢挑战离他们更近的唐兀关，这是仗仗着天险的守关军士最常说的描述。

但攻不破，跟过不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蛮蝗入侵时，蛮族各部在烟河入海口处汇集，大部队顺烟河至泇水三分瀑布，南下进入天启。然而总有些分散东陆人视线的分支。还在瀚州草原的时候，九嫡部的王君锡拉尔·郭纯卢·布哈落就已经考虑过战术。蛮族不善正面作战，如果跨过天拓海峡之后，全部队伍都沿着烟河南下，一边受到海峡守军的纠缠，一边应付新赶来的追兵，最后全都会被东陆的兵将堵在烟河平原上。如果要保存大部队的实力，就需要一小部分人引开较为多数的守军。

一支千人的小股人马由最初南下的青阳部巢氏贵族带领着，一路从入海口向西南，大张旗鼓地留下痕迹，吸引了大多数的追兵。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应该沿着烟河南下，和蛮族大部队在三分瀑布会和。但说是“大部队”，其实也是由许多化整为零的小股人马集合起来。

在中途的时候，这支队伍被残存的淳国兵马盯上，赶离了原定路线，被迫向正南撤退。蛮蝗的这种行为基本属于自杀。淳国的守军没追几天就放心了，前面就是一个早已废弃的小镇，再远就是古戈壁。淳国的军官对下属说：“这队蛮蝗无处可逃，只能接受剿杀的命运，充其量能在小镇里负隅顽抗个几天，我们只要等蛮蝗体能补给耗尽，再去剿杀就行了。”下令在镇外驻守了五日才进发。实际上，只不过是东陆人被蛮蝗打怕了的一种托词。

但是真到了戈壁边的镇子上，淳国的追兵却傻眼了，小镇里有驼队停泊过的痕迹，但是根本没有蛮族人的影子——他们选用了最简单，也是最困难的方法——他们从当阳谷进古戈壁了，完全消失在追兵的视野外。在淳国追兵眼里，进入古戈壁的蛮蝗跟被全部剿灭没什么两样，于是他们就这样退去了。

对于大队的人马来说，穿越古戈壁最难的部分不是不时的沙暴，也不是食物的匮乏，而是找不到水源。在行进第二天的时候，这队蛮族骑兵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不得不节约用水。作为将领的巢冉是青阳部

的重臣，他懂得保存实力，也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在戈壁边上的最后一个市镇找到了负着水的骆驼和尽可能多的补给。蛮族人喝骆驼身上背的水，骆驼身上的水喝完了，就杀掉负水的骆驼，取骆驼胃袋里储存的水来用。骆驼的尸体也成了他们补给的最后来源。

这样过了十天，水和粮食都已经见底，连马匹都因为草料供应完而不堪重负，沿途没有任何补给的办法。蛮族人从来对东陆的地形缺乏了解，所有人都以为自己陷入了必死的境地。甚至有人建议，大家杀了最后的骆驼和马匹分吃，然后挥刀自尽。

这种近乎绝望的举动被领头的巢再拒绝了，他说：“青阳部的勇士不该在困厄中绝望死去，这一定是一条商路，否则骆驼不会认路。所以我们更不能杀死这些仅存的骆驼，它们会带我们走出这片荒地。”

在将信将疑中，蛮族骑兵再次牵着马上路。又过了一天，队伍中开始出现严重的减员，而巢再依旧下令不得杀死仅剩的两匹骆驼。半夜里，有士兵偷偷从营帐里爬起来，摸到骆驼旁，用藏在怀中的匕首扎了上去。

这个举动被不远处巡视的巢再亲兵发现，在黑夜中爆发了短促的接战，当举着火把的大队人马赶到的时候，违反军令的士兵固然被制服了，但仅剩的骆驼却在黑暗中消失了，只留下地上的一摊血迹。受命集结起来的蛮族骑兵拖着疲乏的身躯，在茫茫的月夜中，举着火把去搜索走失的骆驼。

无风的月夜，这是射手最喜欢的天气。没有风沙的阻挡，月光在沙地上投下一片片皎白的亮光。随着离开营地越来越远，银色的沙上传来断续的声响。

——铃、铃铃、铃、铃铃。

蛮族人突然听见了铃声，由近及远，却也不疾不徐，这是驼铃，比平日拿着通过关口的商队还要悠闲几分。

领头的骆驼从不远处的一座沙丘走了出来，带着悠闲的铃响，进入了蛮族人的视野。蛮族人循着铃声策马疾奔，却始终也追不上走得并不快的骆驼，但也一直没有跟丢。骆驼的身形在沙丘间隐现，走的并非直线，也偶尔会被沙丘所遮蔽，所幸每隔一段路程，总能再看到。

渐渐地，天色变得灰白，快要天亮了。驼铃声还在微弱地响着，但骆驼的身影却看不见了。蛮族人驱赶马匹行进了一夜，人和马都已经到了极限，却始终没有拉近和骆驼的距离。天光大亮的一刻，有蛮族斥候突然惊恐地发现，沙地上没有留下任何的骆驼蹄印，一瞬间，驼铃声消失了。

蛮族人追了一整夜，却被困在了完全不知名的地方，连能够带路的骆驼也彻底消失了。绝望的情绪笼罩了这支千人的队伍，甚至当场有骑兵支撑不住，从马背上坠落下来。太阳出现在地平线的远端，温度逐渐上升，无言的冷寂却充满了这支队伍。

在包括巢再在内的所有人都无言的时候，一个眼尖的斥候发现远处有一抹绿色，惊叫起来。有绿色，就意味着有水源。

看到了有活下去的希望，蛮族人几乎是提着最后一口气，赶到了绿色所在的地方。沙海之中，一条生命

的走道延伸向远方，得救了！

蛮族人在补充完水分后，沿着绿地前进，一路行进到接近天启盆地重要的地方，天下的中心——天启城，就这样展现在他们眼前。

这就是胤仁帝年间东陆胤朝最大的政治事件——“蛮蝗”，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风炎之世，甚至整个胤末的格局。若不是蛮蝗，就不会有风炎皇帝两次北伐，胤朝也不会在国力大损后失去中央对各个诸侯的控制。所以说蛮蝗改变了胤朝后来一百年的走向，可算是公允的论调。而这一切，只是出于一个不杀骆驼的决定。

在从天启城里掳掠了大批财货之后，回返途中的蛮族人才偶然想起，他们从淳国小镇上劫掠的驼队里，所有的骆驼身上都是没有驼铃的。

金锁沙盘

要取天下必取天启，而要进天启必然要过帝都锁钥之一。殇阳关、血藤谷、眠龙城、唐兀关、冻水三分瀑布、晋北走廊的一处。

根据史学家们的讨论，这六处分别考验着霸主们的一种过人的器量。经铭冻山三分瀑布，需要剑指天下的野心；跨血藤谷需要见识广博的智慧；穿晋北走廊需要谦和之心，才能使守军归顺；越眠龙城须有一博成败的赌性；攻殇阳关则要有决死和牺牲的气魄；面对唐兀关则应懂得取舍——放弃这座无人能攻破的要塞，另寻路径。

蔷薇皇帝白胤布下这局博弈时可能也想过，所谓天下霸主，非得有这六种品格之一才能挑战白氏的江山。万年帝都天启的七处锁钥，有六处已经在列，也几乎把人的品格考验了个遍，那第七处究竟是在哪里呢。虽然外界传说中没有定论，但是在《大胤皇家镜明史》这本内史中，第七处锁钥被明确地写出来了。

“以此六险地为藩篱，终不能止战；唯以人心为屏，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纘承天佑，以享太平。（拿这六处险要地貌作为防护，终究不能制止战争的发生。只有顺应人心向背，对恭顺的人，无论他身处如何的困境都要给予援助；对于恶人，即使强大也必定铲除。这样才能延续上天的庇佑，享有太平的日子。）”在这段话里，清楚地说明险地是六个而不是七个，剩下的第七处也是最关键的屏障，乃是“人心”。

白胤登基，天启周边防线完全确定下来之后，天下形势可以说是完全稳定了。军事上用的当然都是白胤能信任的近臣，但是天启之中仍有一些富商和大户贵族是从前朝留下来的，他们一直想找个机会向白胤表示一下依附之心。

但凡是称霸天下的君主，应该都会希望国祚昌隆，天下不要让别人抢了去。再加上天启布防之事正在劲头上，称赞万年帝都天启固若金汤总没有错。商人们联合起来提供了原料，被江荆收去秘密做了一座金玉沙盘，天启城和周围的山体被等比例缩小，纯金铸造。除了外人不知道具体地点的眠龙城只是用玉线沿着雷眼山圈了一下，其他五处锁钥要塞全部用上等的红玉做成了玉雕，就连周围地貌也用宝石镶嵌还原了，比例极其精





Illustrated by 蚂蚁

准，可以直接用作军事推演，最后还在盘底刻上了对大胤王朝的赞美。精美值钱，而且还被赋予了祈愿国祚昌隆的深意，可以说是集溜须拍马之大成。

富商们不能直接面见白胤，于是他们希望江荆能找个合适的机会上呈给白胤，并为他们求个好前程。当然他们没有忘记给江荆一份礼，黑市上价值最高的一套古玩铜钱，单论价钱的话，肯定不会输给这件金玉质地的工艺品。江荆是商人出身，非常识货，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件工艺品，就一直将它放在府里赏玩，想着压到晚一些再给白胤。

时值做朝政预算的时候，江荆上表奏明预算明细，让白胤批复。当时七锁钥中还只确定了六个，所以奏折的抬头是“六锁钥”。白胤看过之后，将奏折上的“六”改成了“七”，又多添了一大笔钱。可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第七个锁钥，那这多出来的钱用在哪儿呢？江荆对着沙盘想了许久也没想出来，只好又上表去问。白胤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说这第七个锁钥事关大胤朝命脉，不能随意批复在纸张上，只能面授江荆，叫他携军图来听。

江荆知道献上金玉沙盘时机来了，虽然有些肉痛，但是一件写满了赞颂大胤国祚的工艺品放在自己家里，总归是不合适。江荆次日就带着白胤的批复和沙盘一起进了太清宫。白胤从御座上走了下来，停在了放置在甬道上的沙盘前。白胤问江荆身上有没有铜钱，江荆从衣襟里摸出那套铜钱，交给白胤。白胤一边跟江荆核对各个关卡的预算，一边将手中的铜钱一枚一枚地交给江荆，让他放置到沙盘的对应该关卡上。眼见六处关卡都已经标示清楚，却还有最后一枚余在白胤手里。

江荆就问白胤，这多出来的最后一项预算要放在哪里呢？白胤轻轻一笑，将铜钱握入掌心，侧身倒撤了一步，离金玉沙盘远了一点。江荆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要做什么，他就一下抽出了腰间的帝剑承影，剑尖直指金玉沙盘，眼见就要挑翻了。

这沙盘不仅是宝石值钱，工艺的精细程度也是极为罕见，一旦摔了不知道要毁成什么样，江荆哪里舍得。他下意识地伸出双手，按向沙盘的底座，想要阻止沙盘倒翻的趋势。江荆只是个文臣，理论上是不可能挡得住白胤横扫天下的剑势的，但是这么轻轻一压，沙盘居然真的没有翻。江荆心里明白了，原来白胤只是作势要挑，并没有使大力。

白胤说：“帝都的第七个锁钥，是在人心。若天下臣子将这帝都看得贵重，不愿见它损毁，帝都自然安守无虞。否则，就算关卡布防再精巧，也是无用。”说完将手里最后一枚铜钱放到江荆心窝的位置，示意他收起来。江荆若有所思地把铜钱放回了衣襟中。

此事之后，不论是在史书记载或者预算奏章中，拱卫帝都的锁钥数字便都是“七”了。

见证了整件事的沙盘，也被白胤大方地一并赐予了江荆，江荆再三推辞不敢收，白胤说道：“天下既已在心，又何惜一沙盘乎？”这种难得的慷慨江荆当然不会不领情，就欣然收下。

可能蔷薇皇帝口中的人心二字，实在是太过贵重的缘故，这位嗜财如命的鸿胪寺卿也从未将这件藏品示人，而且连铜钱的位置都没有移动，直接将这件工艺品纳入了江家的库府里，并立下了代代相传不得出



售的家规。

这座沙盘一直被妥善保存在江家，一直到江棣死去之后，江家遇到了债务危机，几乎所有值钱的工艺品都被用来抵债了，这件被奢华的珠宝嵌满的纯金沙盘才流失了。在商人眼中，只是把这件东西当成一般的工艺品来贸易，并不在意。

金玉沙盘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白胤开国七百年后。夔朝开国之君羽烈王姬野称霸天下，入主太清宫。白氏的江山已经倾覆，这座沙盘在天启破城之前一年被一位喜爱享乐的白氏宗亲收在了手中。他收购的时候还很是欣喜，没想到这样一个贵重精美的工艺品竟然能用如此之低的价格收进来，没想是商人们闻到了白氏覆灭的味道，急急匆匆要散掉手中的金石货品，出去避难。

等这位宗亲反应过来的时候，羽烈王姬野已经占据了天启。

这位白氏宗亲已经在动乱中保住性命，犹嫌不足。他家中的钱财已是不多，却还思忖着要投姬野所好，一举翻身，就决定将这座因为太贵重而留存下来的帝都七锁钥沙盘进献出去。这是赤裸裸的投靠行为，终姬野一生，虽然是实际上的帝王，但名义上仍旧是胤朝的巨属，而将沙盘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进献，实际上就是奉姬野为尊的意思了。

他战战兢兢地带着这座为了蔷薇皇帝而被雕琢出来的锁钥沙盘去见姬野，祈求归顺。他保存的倒是真用心，连当年用铜钱标出的关卡位置都还在。姬野一看就知道是帝都七锁钥的设防模型。

这时候世上流传的“帝都七锁钥”已经有数个版本了，有的版本中把古戈壁算了进去，有的版本中说天启城

自身也是一道锁钥，只有太清宫中流传出的一版还留存着“人心”的说法。姬野一直将蔷薇皇帝白胤视为偶像，他心里不是不好奇，七处锁钥到底是哪个版本。

姬野慢慢走近了这座沙盘，铜钱确实只有六个，按照这样判断，第七个的确应该是人心没错。姬野目光落在了沙盘底座的铭文上。那位宗亲这才反应过来，把赞颂大胤国祚的信物送给新帝实在是失策了，不由脸色剧变。姬野看完铭文，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利落出枪，猛虎啸牙枪将沙盘挑飞了，翻起落地，碎成一地狼藉。

白氏宗亲紧跟着扑通跪地，一边瑟瑟发抖，一边赞颂姬野是一代名主，亲手打破白胤留下的锁钥沙盘，是更加武勇的明君。姬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随手抽出一把侍卫的佩刀，掷进了他的喉咙。这位毫无骨气的白氏宗亲，连名字都没能留在投降名单中，就断送了性命。

“人心都没了，哪里还有什么天下？”姬野头也不回地甩手出了宫。

就如白胤推测的一样。当初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兄弟们的血脉留了下来，可是纵横捭阖的人心却不在了。胤朝七百年国祚在猛虎啸牙枪的威压下崩塌殆尽，终于退出万年帝都。

也许是命运使然，这座赞美大胤国祚的沙盘，也随着大胤的灭亡覆灭了。



万载帝都，
天赐锁钥。
牢牢如金箍铁桶，
固固则万军难破。



Illustrated by 帝陶

人心似沙，
聚则为坚城，
散即流如水。
所谓天下，
不过如此。

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ISOTONE

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

Look in my heart, kind friends, and tremble,

Since there your elements assemble.

——Siegfried Sasson

如果我是个时髦值爆表的人，早该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时打出这样的标题来，在漫天飞扬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中刷一刷流行度。然而胸腔里那颗守旧而长情的心总是会错过当下的热点，令我这个射手座永远处在追逐世界的旅途之中。

嘛，Better late than never，迟到总比不到好。

所以还是我行我素地用了这句话，在这一届的《九州之星》接近尾声的时候，来说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源于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的诗句：“我心中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你应颤栗，因为那才是你本来的面目。”内心中的猛虎，是人心中的积极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一面，而蔷薇，则是柔弱纤细而美丽的一面。

诗人想表达的，恐怕是内心中阴阳两极的和谐。这种和谐是脆弱的，猛虎从蔷薇回头的一瞬间，难免择人而嗜。惟其如此，这片刻的平静才有了意义。

很多时候，猛虎所代表的毁灭性的力量，在和文字打交道的人身上更容易体现。

当我们的内心被文字掀起波澜，被感动得哀伤不已或是热血沸腾，心中的猛虎也在跃跃欲试想要跳出来做些什么。至于创造这些文字的人呢？他们心中的猛虎是不是……更猛烈些？

那是当然的！如果不是被对面文字里那只猛虎跳出来一把扑倒，熏人欲呕的虎牙带着涎液，随着翕张的鼻翼贴近我们惊恐的脸，内心的猛虎又哪里这么容易出来？

于是很不幸的，某天钻咖老师在某个作者群里吼了一嗓子“这里从来没有哪怕轻微抑郁的人么？请举手”的时候，一片默然。

或许就像殷羽姐姐解释的那样，“世界的混乱庞大”和“自己的渺小”之间的反差，永远困扰着这些感受性更强的人们。有时想想，当个作者是不是就意味着完全和正常人割裂开来，需要时时刻刻和内心的猛虎搏斗，那就真是太苦逼了呀。

只不过，似乎他们也找到了与内心猛虎和谐相处的方式……

“啊啊啊，我想要去死怎么办？”

“哦没事，我上周的自杀倾向已经过去，这周的还没来呢。习惯了就好。”语气冷静淡定得你不认真都不行。

而我们究竟该恐惧什么？

经济学告诉我们，短期来看，我们会担心那些可能的失败和损失，而倾向于保守的选择；但长期看来，我们总会为那些失去的可能性而懊悔。我们会为没有向暗自心仪的对象开口而后悔，会为没能向逝去的亲人传递的话语后悔，会为那些没有一狠心一咬牙做下的事情追逐的梦想而遗憾。

所以得，该写的还是得写。聆听内心的声音，总是没错的。大家还是在现实生活上好好活着，还能互相道一声：“星矢，你不是还有生命么？”

无论如何，有志于此的少年少女们，还请坚持自己的选择。

我心中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BELIEVE THE UNBELIEVABLE

CONTENTS 目录

FROM ACADEMY AWARD WINNING DIRECTOR
LIFE OF PI

- | | | |
|-----|-----------------|----------------|
| 001 | 地理志·异魅怪谭Ⅷ | ISOTONE/帝陆狮 |
| 002 | 地理志·唐兀关和古戈壁 | 青笋/帝陆狮 |
| 004 | 地理志·金锁沙盘 | 青笋/帝陆狮 |
| 010 | 卷首语 | ISOTONE |
| 012 | 无尽长门Ⅱ·鬼船 | 唐缺/ESC |
| 014 | 星空秘藏·净世之炎 | TRYLEA |
| 022 | 锈蚀天使 | 萧如瑟/白树 |
| | 契约 苏醒 陷阱 | |
| 035 | 星夜之瞳 | 苏静初/怀砚 |
| | 戒月 星象 复仇 | |
| 050 | 无尽长门Ⅱ·亡歌【连载一】 | 唐缺/子虚郎 |
| | 鬼船 王陵 李星 | |
| 084 | 长夜幻歌·如梦令 | 多多/官鬼 |
| | 白梦 冤魂 错失 | |
| 101 | 南洋·魔商萧也 | 落木伊人/MARGINATA |
| | 幽冥 铃兰 换命 | |
| 126 | 黯月银 | 易璟笙/枯河 |
| | 死祭 陨落 自由 | |
| 137 | 九州之星 | 叶明瑯 |
| | 啊呜子 | 薄绿 |
| | 菩提子 | 小铁 |
| | 良药 | 锦忆之 |
| 158 | 轶事界·The Real Me | 行烟烟 |
| 164 | 绘画课 | 紫澜羽/阿琉 |
| 166 | 皇极经天 | ISOTONE |
| 169 | 胤周刊 | 麦荏 |
| 172 | 九州同学会 | 阿淳 |

无尽长门第二部如约而至，
终极谜题层层揭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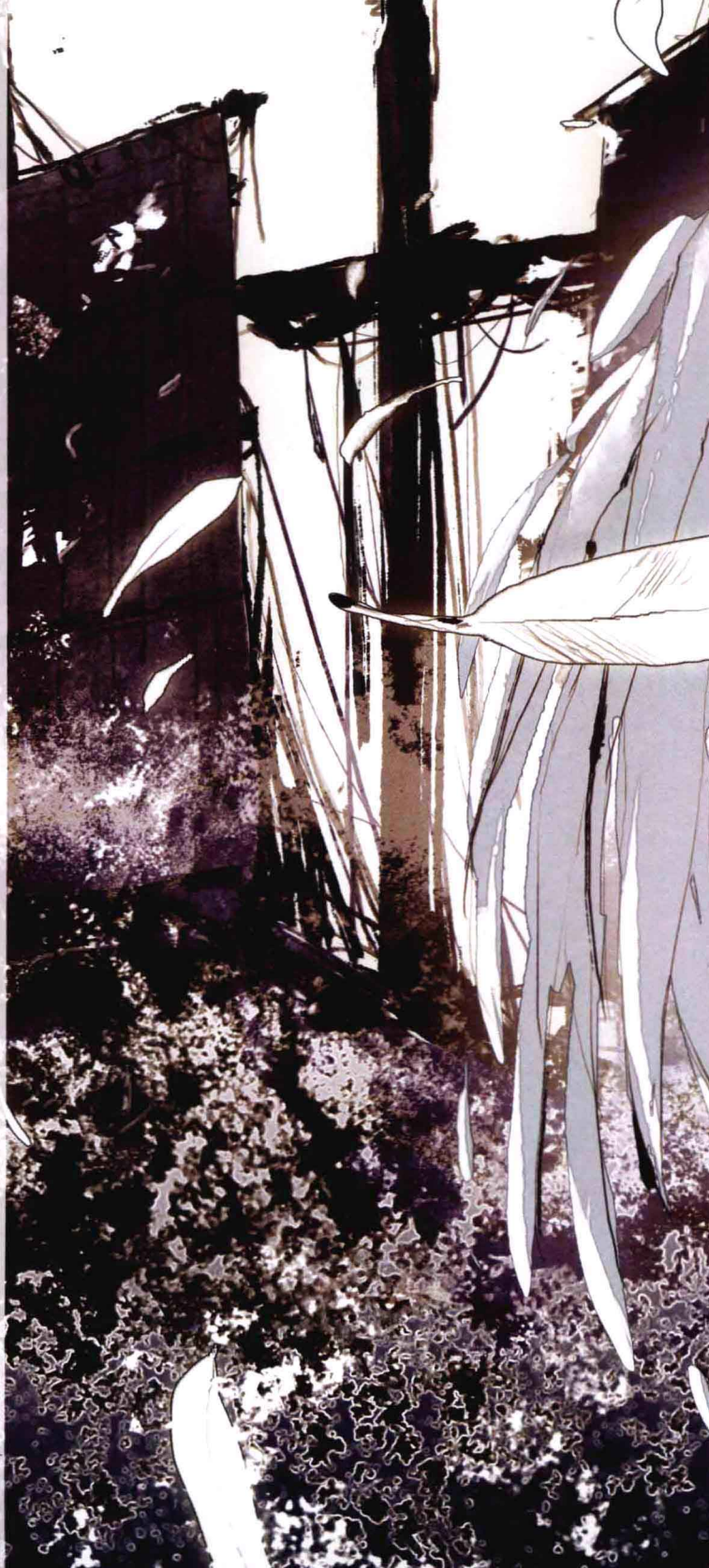
鬼气阴森的幽灵船中，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重重海上迷雾，
延宕着致命诡异的回响。
非典型长门僧安星眠，
冰山美人尸舞者雪怀青，
在危机四伏下历尽艰险，
终于重逢在宁州天空之下。
道道长门，凄厉亡歌，
一起于最黑暗处探索谜海。

無盡長門Ⅱ 亡歌

Illustrated by SSC
Written by 唐缺

九州长篇《无尽长门Ⅱ》
新连载重磅开启，不容错过！

详见P050





星空秘藏

净世之炎

Illustrated by TWTEA
Text by 紫渊羽



火红色的郁非，
炽烈的星辰在天空轮转。
它代表了无尽的雄心与志向，
承载了“永恒变化”的星命。
郁非秘术与印池相反，
是火一般的暴烈情感，
和战斗至死也要赢得胜利的野心；
是将整个世界以热烈火焰充斥，
燃烧一切争端的志向。

尚是凡人的雷枯火，
以神杖与火杀人，
看到无边的破坏力，
便自以为是至高神力的权杖，
但郁非星如此告诫其传承者，
只有强大的精神，
才是最高的权杖。



雷枯火，
血葵花时代的杀戮制造者，
辰月阳部教长，古伦俄三弟子之一。
他从古伦俄那里得来的信条中，
满满皆是不断的战斗，
不屈的信念，不败的神话。
他以凡人的身躯承受星命的熔炼，
身体虽枯萎为焦炭，
强大的精神力，
正徐徐充盈于神袍之内。

“凡俗之人卑如蝼蚁，
蝇营狗苟，
茫然而不知所向。
枯火，你可愿为我辰月之利剑，
为茫然的众生烧出一条路来？
愿意。”